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十六回 山內鍾雄謙恭和藹 寨中徐慶酒後反桌

且說展、徐二位被捉，嘍兵把寶劍解將下來。又有徐慶一說兩個人的名字，嘍兵聽了，拿著寶劍，穿邊山，走小路，奔飛雲關上巡捕寨見聞寨主、黃寨主、楊寨主，報：「啟稟眾位寨主得知，五接松拿住人了。」聞寨主問：「拿住的什麼人？」

「拿住了兩個祭奠的，一個叫展昭，一個叫徐慶，還有一口寶劍，眾位寨主請看。」聞華說：「報與大寨主去罷。」少刻回來，嘍兵說：「大寨主叫把二人帶上山去。」

聞華帶幾名嘍兵，就至五接松，見眾嘍兵押解二人，相貌堂堂。一個是寶藍緞武生公子巾，寶藍緞箭袖袍，鵝黃絲鸞帶，月白色襯衫，青緞壓雲根薄底雁腦窄腰快靴；七尺身軀，面如美玉，頂額闊，兩道劍眉，一雙長目，面形豐隆，雙腮帶傲，方海口，大耳垂輪。一個是青緞六瓣壯帽，青箭袖，絲鸞帶，薄底靴；黑挖挖的臉面，兩道濃眉，一雙金睛暴露，獅子鼻翻卷，四字口見稜見角，一撮鬚鬚，一寸多長，紮紮蓬蓬糊刷一樣，胸寬背厚，臂膀寬堆，疊威風，疊抱煞氣。聞華一見，暗暗的誇獎：「俠義的英雄，名不虛傳。」抱拳帶笑說：「不知二位老爺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。望乞二位貴容恕罪。」

展爺說：「請了。」徐慶一見聞華，哈哈的大笑說：「好呀，黑小子！」聞華瞪了三爺一眼，哼了一聲，說：「我家大寨主有請二位，中軍帳待茶。」展爺說：「我們被捉，速求一死，何必又見大寨主。」聞華說：「豈敢。二位駕臨，三生有幸，請二位至寨，另有別談。」

嘍兵們帶路，行至飛雲關下，往上一走，但見此山赫巍巍高聳聳、密森森、疊翠翠，上看峰漫漫，下看嶺疊疊。一行行楊柳、榆、槐、松，上邊有白雲片片，下邊有綠水涓涓。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。山連山，山套山，不知套出有多遠。洞庭水旱八百，可稱是一座名山勝景。當中有一座大牌樓，上書金字，是「飛雲關」。進飛雲關，路南有木板房三間，山牆上有一大大牌，高夠八尺，寬有丈二，八字橫頭，橫著三個大亨，是「招賢榜」。展爺草草的念了念：管理君山洞庭湖水旱二□四寨，招討大元帥鍾，為曉諭天下事：天下隱匿英雄壯士過多。古云：「寒門生貴子，白屋出公卿。鹽車因良驥，田野埋麒麟。高山藏虎豹，深澤隱蛟龍。」餘鍾雄一介寒儒，得中文武進士之職。皆因奸臣當道，貪婪無厭，懸秤賣官，非親不取，非財不用……後面許多言語，待等北俠、智化雙詐降時再表。

展爺被後面人督催，不能往下再念，心中暗暗誇獎鍾雄進士出身，到底心胸不小。來到旱寨頭一寨，其名就叫巡捕寨，二百名嘍兵一字排開，各持利刃，全都是高一頭大一膀的，俱在二□以上、三□以下，衣帽光鮮，軍刃順利，並有三家寨主，一個穿黑，一個著紫，一個是寶藍的衣巾。展爺早就問了亞都鬼聞華名姓。聞華又與三家寨主一見，說：「這位姓展，這位姓徐。這是我們巡捕寨主：這位寨主叫神刀手黃壽，這位叫花刀楊泰，這位叫鐵刀大都督賀昆。」說了些謙虛客套，說：「我大寨主有請二位，中軍內待茶。」

二位往上一走，行至二寨，其名叫微水寨。兩邊鵝頭峰，相隔有九丈，當中是一個山澗，其名叫碧谿澗。上面搭著個木板橋，就是大柏樹一解兩半，拿大鐵箍把他箍將起來，一面有個鐵橫頭兒，上縛黃絨繩兩根，縛在那邊有兩把大花轆轤，絨繩繞於上面，若有不測，將轆轤一絞，盡把這個木板橋絞將起去，要想出入，除肋生雙翅。展爺等上木板橋往下一看，只聽水聲大作。往西南一看，碧盈盈的一帶竹城。下木板橋，有二百多嘍兵，一家寨主。聞華引見：「這是徐、展二位；這是我們微水寨的寨主，人稱金棍將於青。」

又走到箭銳寨，二百嘍兵，一家寨主穿皂袍。先見展爺，後說：「這是我們箭銳寨的寨主，外號人稱賽翼德朱標。」見畢，至章興寨，金錘將於暢與展爺見過。又到武定寨，這寨主身高一丈開外，黃袍，面似淡金，凶眉怪眼，猛若瘟神，凶若太歲，膂力過人，天真爛漫，外號人稱金鏢無敵大將軍于除，也與展爺見過。又到文華寨，一家寨主，二百嘍兵。展爺一見，嚇了一跳——品貌與白玉堂五弟一般不二。故此把展爺嚇了一跳，略險些沒叫出五弟來。聞華也引見此人，叫金槍將於義，排行也是在五，稱為於五將軍。

又來到五福寨，一家寨主，二百嘍兵，人稱八臂勇哪吒王京。豐盛寨，一家寨主，二百嘍兵，這家寨主金刀將於艾。丹鳳嶺寨主賽尉遲祝英。丹鳳橋一家寨主，削刀手毛保。

寨柵門兩家寨主：雲裡手穆順、鐵棍唐彪。所有眾人俱都與徐、展見過。

到了裡邊，至豹窺庭前，這就是大寨。抱柱上有副對子，上聯是：山收珠履三千客，寨納貔貅百萬兵。展爺暗道：「好大口氣！」啟簾櫳到得屋中，抬頭一看，這家寨主方翅烏紗，大紅圓領，腰束玉帶，粉底官靴，七尺身軀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絛鬚鬚，乍瞧就是一位知府的打扮。展爺暗道：「君山八百地，水旱二□四寨，要為這個寨主，總得是紅鬚子，藍臉，說話哇呀哇呀的，才管得住山中的群寇，似這個人文質彬彬斯文模樣，如何管得住山中眾人？此人必然大有來歷。」俗言「人不可貌相」，別看鍾雄的打扮，文武全才。論文，三墳五典，八索九丘，無一不知，無一不曉；諸子百家，通古達今；講武，馬上步下，長拳短打，□八盤兵刃，件件皆能。上陣全憑一條槍，勇將不走半合。怎麼就不走半合呢？使槍為什麼又叫個飛叉太保？皆因是若與人動手，穿戴盔鎖，背後有八柄小叉，上縛著紅綢子，若要交手，二馬相湊，槍未到時，飛叉必然先到，準使敵人落馬，這就是勇將不走半合，因此人稱為飛叉太保。無事時，永遠文官的打扮。

今見展南俠一到，二人儀表非俗，因此離正位出迎說：「不知二位老爺駕到，未能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展爺說：「豈敢。我二人被捉，速求一死，何必寨主這般的謙恭稱呼。」徐慶說：「好小子，你倒是個樂子。」鍾雄哼了一聲，知徐慶是個渾人，與南俠講話，說：「二位大駕光臨，草寨生輝，若非但機應巧，用八人大轎請，二位也不肯下顧。」展爺笑道：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砍樵人。為朋友者生，為朋友者死。寨主何必多言。」鍾雄說：「小可方才說過，請二位還請不至，焉敢有別意見。」徐慶說：「認的我們麼？」寨主說：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皓月當空，二位光臨，是小可的萬幸。」

徐慶說：「你別轉這個臊文了。既然認的，不給我們解綁？」寨主吩咐與二位解綁。

解綁後，三爺說：「拿點漱口水來。你這個招兒真損，鬧了一嘴石灰。」漱畢，說：「給我們倒茶來。」落坐，鍾雄說：「看茶。」三爺拿起來就喝。展爺也不漱口，也不喝茶。徐慶叫擺酒，展爺瞪了徐慶一眼。寨主吩咐擺酒。真乃是俠義的朋友，與眾不同，慷慨之甚。展爺說道：「咳，我二人區區之輩，直是教寨主嗤笑。」鍾雄說：「那裡話來？」鍾雄與聞華執壺把盞，斟酒落坐。鍾雄說：「請飯。」展爺把酒杯一端，然後放下。徐三爺正在饑餓之時，大吃大喝，不時的有嘍兵與三爺斟酒。展爺說：「我看寨主堂堂儀表非俗，又是文武全才，為何不歸降大宋，爭一個封官，豈不勝似山中一位寨主？」鍾雄說：「早已有意歸降，只怕天子不肯容留。」展爺說：「寨主若肯棄暗投明，我破著全家的性命，保寨主一官。寨主若要居官，必在我展昭之肩左。」徐慶在旁說道：「我們展爺這話不虛。他若求求我們包相爺，相爺在萬歲跟前說一不二。」鍾雄聞說，當面謝過二位，「我有句話不好出唇。」展爺說：「有話請講。」鍾雄說：「我意與二位結拜為友，不知二位肯否？」展爺一翻眼，就明白了：「依他意見，想著把子也拜咧，也不降咧，那時怎處？」說：「寨主先棄高山，後結拜。」鍾雄說：「先結拜，然後棄山。」展爺道：「我說寨主可別惱，我們大小是個現任官職，若與寨主結拜，京都言官御史知道，奏參我們，擔當不起。」徐慶也喝夠了，也吃飽了，嚷道：「展大弟，別聽他的，他是誑咱們呢！不棄山，還是山賊，咱們與山賊拜把子，擔當的住麼？鍾雄，你拿著桌酒席誑我們拜把子，你打算誰無吃過哪？反了罷。」這一反桌，就是殺身之禍。

若問二位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